

# 行走在人生的秋末冬初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立冬日,一场大风,扫荡了暧昧不明的阴霾,城区的树木因为枝断叶落而空明疏朗。天晴风住,深深浅浅的林子枝润叶暖,竟比春叶初发时更明媚,更显生命翕动之美。

我不由得想到人生的秋末冬初,彩衣华发,行走在光阴的浅山层岭之间,因自带光泽而从容。当然,这得是活得通透,由激荡到平静,既恋群又能独处的人。

我深深敬慕这样的智者。

有一个朋友,一直是我仰望的偶像,工作、事业、家庭、儿女,每一项几乎都得满分,被公认为4A级成功人士。忽一日传来消息,他在那个大风呼啸的深夜,久久地站在拉力桥上,想要跳下去,最终被好心人劝阻。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。

朋友遇到的事儿,要说也算不得大事。乖巧孝顺的女儿因为工作一时陷入困境,跟他大吵一架。老伴去世这些年,被女儿呵护惯了,这一变脸儿,父慈女孝的幸福表象,一下子碎落在情绪的风暴里。

女儿在气头上,话比刀子冷,朋友只好收拾东西离开那个温馨的家。一个人搬回老房子,冷锅冷灶,越发让他身冷心寒。漫漫长夜,回味这场痛彻肺腑的亲情风暴,想着往后余生的孤老与凄清,只觉得生无可恋,于是有了桥上那令人揪心的一幕。

得到消息,朋友们纷纷去看望,有送书的,有送碟的,也有送鲜花、水果的。而最终让他想开的,却是青年文友的一席话。

这位小友提到了两个人:一个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,在仅一平方米的牢房里被关押27年,受尽凌辱。可他在就任总统那天,特意请来曾经在狱中折磨他的3个狱卒,真诚地向他们鞠躬致意。曼德拉与他们和解,也是与自己和解,与世界和解,放下仇恨,便拥有了全世界。

另一个是埃隆·特斯拉,他一生投身科研,握有700多项专利,如果拿出一项收费,就会成为让世人望

尘莫及的大富翁。他却始终无偿地让所有人使用他的专利,到最后,一贫如洗地病逝在纽约的一个小旅馆里,身边只有几片面包……可从精神层面上看,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这位精通六种语言的科学巨人,最终成为人类天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星……

这两个人物,朋友并不陌生,可再次从小友口中娓娓道出,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!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小。静下心来寻思,这场家庭风暴并不起自外物,很大程度上是起自他老之将至的心灵脆裂,起自他近年来不曾省察的患得患失和斤斤计较,渐渐丧失了对身边人的体谅与耐心。

“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;爱是不嫉妒,爱是不自夸,不张狂,不做害羞的事,不求自己的益处,不轻易发怒,不计算人的恶,不喜欢不义,只喜欢真理;凡事包容,凡事相信,凡事盼望,凡事忍耐;爱是永不止息。”

这段话,朋友曾经在多个讲座中引用,说这是一个人能轻松快乐地活过一生的秘诀。没想到自己却忘得一干二净!

作为一介凡人,我深知这境界远不是谁想抵达就能抵达的。但若说世上真有自渡的方舟,还真是这个大大的“爱”字。经验证明,人所有的困苦,都来自心的小、胸的窄、视域的不开阔。若是拥有饱满而足够的爱,人就能历遍磨难而不改纯真与良善,因而获得大自在。这是宗教的,也是哲学的。

不过话说回来,一个日渐衰老的人,想要砍断菟丝子一样缠在年轻人身上的依恋和依赖,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首先要有生活独立的能力。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知识、新技能,必须学习。西方有位85岁的老太太,感知心梗来袭,有条不紊地安置好瘫痪在床的老伴儿,然后自己开车去医院,成功自救。85岁,耄耋之年,如果她不会开车,后果可想而知。

还有很多看似容易却需要恒常

耐心的东西,比如烹饪,比如攻略缜密地旅游,比如明智而不劳累地和保姆一起带孙子……哪怕闲坐发呆,望着天花板平躺,也要放下大半生劳碌惯了的种种积习,方能心安理得而不自责。

人,有活儿在手的时候,所有的烦忧都会被消解。

想想我们这些老家伙,有每月发放的养老金,有住了大半辈子的老窝儿,有说笑聊天儿的朋友圈,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?若有兴趣,绘画、书法、琴棋、剪纸学一样两样,兴致来时,手挥目送,不失为一项让人沉醉而忘年的技艺。特别是离开工作岗位闲下来的女士,学学烹饪,给自己做可口的一日三餐;闲暇时,为孙子辈儿绣件披风,织个小衣帽,简单而纯朴的爱意,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儿孙。

三世同堂,即便相互包容忍让,也难免有各自的委屈。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?亲情也如手中沙,抓得越紧,流逝越快。习练情感独立,有界限,远来亲,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相处之道,明白了,就不再纠结了……

不出所料,朋友的女儿、女婿还有儿子、儿媳,都跑去接他回家。他到底去了没有?去了谁家,我不知道,也不想打听。唯愿他能安定下来,干自己想干的事儿。

向晚时分,走在落叶纷飞的人行道上,打量马路对面清朗如画的林木,我忽然认同了《红楼梦》中的一句诗:“春荣秋谢花折磨。”人活到一定岁数,一日三餐都吃俗了,悲凉是有的,忧郁也是有的,小性子、小脾气更不用说,慢慢地接纳自己,与自己和解吧。

世上能有几个丰子恺和黄永玉呢?

“四季候往来,寒暑变为贼,偷人面上花,夺人头上黑”,这是每个人都面对的自然规律,朋友啊,但愿我和你更多的人都能迎风而立,早日走进白云枫叶两悠扬的美好境地。

## 长大后我们成了您

◎郝晓珍(河南平顶山)

妈妈是“老三届”高中生。1968年夏秋之际高中毕业后回农村当民办教师。1972年与爸爸结婚后到爸爸家村里继续当民办教师。1974年、1979年先后生育了哥哥和我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条件差,当时爸爸在部队,爷爷奶奶年迈,再加上家里负担重,妈妈白天忙活一天,晚上洗刷完,把爷爷奶奶和我们兄妹安顿睡后,又拖着疲惫的身体,在微弱的煤油灯下,细致地批改学生作业,认真备课写教案。星期天还要帮助家里种责任田。为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,生我们兄妹前她没有休息一天,一直到分娩。她对教育的无限热爱和辛勤付出换来了学生的好成绩。1981年随着随军调令的到来,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,但是仍用教育学生的方法继续培养我们。

妈妈对我们很疼爱关心,但不溺爱,很严格。在学习爱好上也很民主,尊重我们的意见和选择,充分发挥我们的特长。

哥哥喜欢数学,妈妈就认真培养哥哥学数学,使哥哥在数学上小有建树,博士毕业后在郑州一大学任教,进而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。

我自小嗓音好,喜爱唱歌,妈妈支持我学音乐。小学就给我买了电子琴,初中毕业我考上了艺术师范,毕业后虽然家里经济条件有限,妈妈还是借钱为我买了钢琴,使我顺利成为一名音乐教师。为了不断提高我的教学能力,妈妈还陪伴我到河南大学学习考试。

1988年爸爸转业到平顶山化肥厂,1991年家里分到一楼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因家里人口多,居住很拥挤。经向厂里申请,被批准在南边的院子里又盖了两间平房,凑合着住。后来按厂里规定,爸爸可以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,但当时哥哥准备考研究生,我也想进一步深造,为了我们的前程,爸妈只能忍痛割爱,放弃要大房子的机会。通过学习,我们的知识增长了,待遇提高了,生活条件改善了,都有了自己的大房子,可爸妈至今仍居住在两居室的房子里。每当想起此事,我心中既感恩又愧疚。现在我们有能力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,想给他们买套大房子,可妈妈说:“我们年纪大了,住着一楼的两居室够用了,也很方便,省下钱给你们的孩子学习用吧!”

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,妈妈在教育战线坚守了14年,又培育我和哥哥成为教师,继承她深深挚爱的教育事业。感谢妈妈,您的言传身教我们将永记心间。

## 随想

◎王东涛(河南平顶山)

舅舅家表弟结婚,趁周日回老家看看。路边一群孩子在追逐、打闹,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我小时候的景象。

小时候,我们那群孩子野性十足。当朝阳爬出地平线时,我们这帮“熊孩子”也出发了。我们奔向田野,在村北小河湾秋后的空地上呼喊、歌唱,仿佛战争片中英雄的样子,脚丫子踩过黄土地上的土坷垃,股股黄尘腾起,真像在进行一场荷枪实弹的战斗。其中有个小伙伴点子多,成了我们分敌我双方的指挥官,他把我们分成敌我两个方,从小山下向山顶冲击,哪一方先冲过去哪一方获胜。但是谁都不愿当敌人,结果常是我众敌寡,战斗总是以我方胜利告终。记得我第一次登上山顶时,对着远方大声

吆喝,悠远的回声中,独登山顶我为峰的感觉让少年的心震撼、激动、满足。

草长莺飞的季节,放学后扔下书包,我们在一人多高的高草丛里“捉特务”“打伏击”,扑进这个季节大自然特有的野草香味里。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玩只是生活的一部分,玩够了便捡柴割草,为家人减轻一些负担,家中做饭的柴火、养猪的草,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。那时,我一年能踢破好几双鞋子,母亲心疼布料更心疼我被杂草划破的手脸,叮嘱我注意安全。但是,只要冲出家门,慈母的教导就抛到了九霄云外,我像小豹子一样在河道中、田地里、山梁上奔跑。不知不觉间,在弯弯的小河边,在远山近岭中,在捉鱼摸虾打鸟的欢快岁

月中,我如野草般长高了。脚板也在这里硬起来,许多美好的梦也在这里诞生、孕育……

如今,生活在城市中,虽离故乡不远,但回老家次数屈指可数,故乡的土路渐渐被水泥硬化,每次回去,我都要停车到周边走走,给孩子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。面对孩子满脸的不屑,我的那些童年游戏连家乡的山水草木便成了永远的记忆。

那并不遥远的故事已融进了我的血肉,渗透于我的思想。一个故事就是一束花生秧儿,从记忆的田野中随便拔出一棵,都会带出一串儿熟透的果子。

那曾培养过我奇思异想的童年战场,什么时候再见?那给予我惊喜、笑与泪的家乡,什么时候再见?